

中华职业教育社编

文章讲评

叶圣陶 吕叔湘 等著
朱德熙 林 焘



语
文
学
习
导
引

葉
初
題



语 文 出 版 社

之三

语文学习导引之三

中华职业教育社编

WENZHANG JIANGPING

文章讲评

叶圣陶 吕叔湘 等 著
朱德熙 林 焘

YUWEN CHUBANSHE

语文出版社

(京)新登字074号

语文学习导引之三

中华职业教育社编

WENZHANG JIANGPING

文章讲评

叶圣陶 吕叔湘 等 著
朱德熙 林 燕

•

YUWEN CHUBANSHE CHUBAN

语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51号

邮政编码：100010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9.975 印张 235 千字

1992年4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 定价：4.50 元

ISBN 7-80006-494-8/G·375

撰稿：王 力 王 瑶 王泗原 叶圣陶 冯钟芸
史振晔 老 舍 吕叔湘 朱文叔 朱德熙
向锦江 张志公 张寿康 张雪森 陈白尘
严家炎 周振甫 林 焘 郑林曦 赵朴初
赵树理 徐仲华 徐世荣 隋树森 蒋仲仁
谢冰心 楼适夷

封面题字：赵朴初

主编：吴长翼

编辑：周 宁

出版说明

本书是以《语文学习讲座丛书》为蓝本重编的。《语文学习讲座丛书》是从《语文学习讲座》中编辑出来的。

中华函授学校于1962年9月在北京创办“语文学习讲座”，至1966年7月停办，历时四年。讲课近百次，参加学习的学员曾达到3万余人。编印《语文学习讲座》38辑，出版《语文学习讲座丛书》，先后发行400万册。

参加“语文学习讲座”讲课的有叶圣陶、赵朴初、谢冰心、老舍、赵树理、王力、吕叔湘、朱德熙、张志公、周振甫等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和作家。集数十位名师于一堂，给学员讲授语文，批改作业，可说是我国语文教学史上空前的创举。如今重编出版《语文学习导引》，使他们的殷切教诲重裨益于后学，意义是重大的。

《语文学习讲座丛书》共收讲稿99篇，此次重编，精简为68篇，并对个别篇目作了调整。各篇内容，除极少数段落语句作了删节，明显错误及脱衍之处作了订正外，一律保留原貌。

“语文学习讲座”帮助一些在职干部、中小学教师、部队文艺工作者自学语文，提高使用语文这一工具的能力，当年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现在语文规范化的要求比过去更为迫切，重编出版《语文学习导引》，必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本书还收入叶圣陶先生的《纪念“语文学习讲座”》和中华函授学校的《“语文学习讲座”两年工作总结》。前者记述当年“讲座”的盛况，指出民主办学的特色；后者总结“讲课——播放录

音——出版刊物”三者结合的经验，都是现在兴办函授教育值得学习参考的材料。

承蒙语文出版社对出版本书给予关注与支持，赵朴初先生为本书题签，谨致深切的谢意。

限于时间，又限于编辑水平，书中存在的错误和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编 者

1991年10月

纪念“语文学习讲座”

叶 圣 陶

文化大革命前，中华职业教育社所属中华函授学校在北京办过一个“语文学习讲座”，编印过一种讲义性质的刊物，名称就叫《语文学习讲座》，一共出版了三十八期。现在这套《语文学习讲座丛书》就是从那三十八期刊物中编辑出来的。我重新翻阅这些文章，不禁深切怀念已故的校长张知辛先生。他为举办“语文学习讲座”尽了不知多少心力，兢兢业业，不辞辛劳。还有副校长周文耕先生协助他做了不少工作。这样两位业余教育家竟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而“罪名”之一就是举办和主持了“语文学习讲座”。

记得一九六二年夏天，中华职业教育社的负责人孙起孟先生、王艮仲先生和张周两位先生邀集了我和十多位搞语文教育的朋友，说要办这么一个业余性质的讲座，因为社会上有这样的需要，学员以在职干部和中小学教师为主，目的是有计划地向学员提供学习语文的材料，使他们走上正确地自学语文的途径，提高语文水平。举办讲座的理由很充分，计划又挺周详，我们这些朋友怎么能不一口承应，尽力支持呢？于是讲座就办起来了。最初只打算招收五百名学员，这个限额没多久就被突破了，一周年的时候就增加到四千五百多人；一九六四年增加到八千六百多人；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六年讲座被迫停办，这两年学员人数增加得更快更多，可惜资料已经丢失，确数无法统计。学员中除了在职干部和中小学教师，还有部队的官兵，工矿的干部，待业的青年，

就地区说，除了台湾省，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但是直接听讲的只有一千五百多人，其余的人即使在北京也只能采用函授的办法，请他们阅读编印成册的《语文学习讲座》。刊物分发到各地，自行翻印的很多。读者不限于正式报名的学员。每次讲课又都录了音，录音带辗转复录，分传各地。听录音的也不限于学员。因此，各地的学员和非学员不仅阅读刊物，而且听到录音，跟在北京直接听讲一模一样。

北京讲课的地点先借用长安大戏院，后来借用民族文化宫礼堂。每回讲课之前，场子里就坐得满满的，几乎没有一个空位子，也没有一个迟到的人。听讲的人固然青年居多，可是也有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大家聚精会神，一边听一边记笔记，间或发出一阵轻微的会心的笑声。结束的时候不等主持人示意，全场早就掌声雷动了。讲课的人心里明白，他们受到如此真诚的谢意，并非由于自己讲得多么好，这热烈的掌声实在是反映了学员们迫切求知的心情。他们知道学员们的这种心情，因而严格地要求自己，讲课之前尽可能作好充分的准备。有时讲得不怎么完善，或者有比较大的缺点，他们就感到十分歉然，觉得对不起学员。他们都希望每讲完一次课，能看到学员们带着满足的笑容离去。

这个讲座所以办得好，是跟广大学员的支持分不开的。单就北京说，几千名学员虽然分散在许多机关、企业、部队、学校里，他们都按人数的多少，有的编成了班，有的编成了小组，他们不但推出班长或者组长，还推出学员代表参加学员代表会。有了班和小组，学员们在听课之前组织预习，在听课之后组织讨论；写了习作，相互商量评改；对讲座的组织和安排有什么意见，对讲课的人有什么要求和质疑，都由学员代表带到学员代表会上去。讲课的人也轮流跟学校负责人一起参加学员代表会，直接听取学员们的意见，跟学员代表共同商讨教学方面的问题。学校的工作人员很少，遇到有紧迫的事，如寄发刊物，布置活动之类，学员

们得到消息，就主动推出代表来帮忙。办学的人、教学的人和就学的人相互的关系如此融洽，彼此的感情如此深厚，可以说超过了一般的正规学校，这正是民主办学的必然结果。一九六四年七八月间，在教育部主持的“语文学习讲座工作经验交流会”上总结和推广了中华函授学校举办这个讲座的经验。

当时讲课的内容大体分三项。一是选读一些文章，其中有现代的，也有一些古代的，有普通文章，也有一些文学作品。二是评改一些文章，有的是报刊上的，有的是学员的习作。三是传授一些学习语文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同时讲一些应当坚持的学习态度。在这三项里，主要是前两项，因为末了一项往往是可以结合前两项一起讲的。这样的安排在这套《语文学习讲座丛书》中还看得出来。举办讲座的目的在于提高学员读和写的能力，而能力总得在实践中锻炼才能增长，此外别无捷径。所以在讲座上讲的不过是“一隅”，重要的还在于学员能够“以三隅反”，把学到的应用到读和写的实践中去，读的时候仔细揣摩，求得透彻的理解，写的时候反复斟酌，做到正确的表达。这些意思，当时我曾经反复向学员说过，现在还愿意贡献给这套丛书的读者。

当时在讲座讲课的和为刊物写过文章的，除了我，有冯钟芸、谢冰心两位女士和王力、王瑶、王子野、王泗原、老舍、吕叔湘、朱德熙、向锦江、张健、张志公、张寿康、纪希晨、陈白尘、吴组缃、周振甫、林焘、赵朴初、赵树理、徐仲华、徐世荣、隋树森、高森、蒋仲仁、楼适夷等四十多位先生，这样的盛况也是值得纪念的。

1980年3月10日

原《语文学习讲座丛书》序言

学习语文，学习什么？大家最关心的是读和写两件事。

怎么读？三国时代有一个董遇，他有一句有名的话，叫做“读书百遍，而义自见”。后来还有人嫌一百遍太少，乘以十，变成“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是古人信奉的读书法。写呢？杜甫他老人家有两句有名的诗，叫做“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意思是书读得多了，自然写得出好诗文。这是古人信奉的作文法。

这种方法灵不灵呢？要是字字照办，恐怕不会很灵。和尚念经会背诵如流，却未必懂得其中奥妙。“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博士该是读过不少书的吧，可是他不会写一张契纸。

这样说并无提倡“读书无用论”的意思。书是应该读的，有的书还是应该熟读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能真正理解，而这是要有人指点的。读书对于写作是有帮助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能知道作者为什么这么写而不那么写，这也是要有人指点的。

可是事情不能做过头，读书也不能刻意求深。在没有微言大义的地方探索微言大义，就变成穿凿附会。同样，作文要针对自己的对象和目的，不能一味模仿。人家怎么写，我也怎么写，就变成生搬硬套。要把别人的指点化成自己的领悟，才能真正受用。

《丛书》里边辑录的讲稿是多方面的，但是归总也无非是指点指点如何读和如何写。这种指点工作做得到家不到家，那得由读者来评定；作为作者之一，我不好“王婆卖瓜”。可是据我所知，这里边的作者没有一位不是把这个讲座当做一项重要任务，认认真

真地作准备，认认真真的讲，并且在讲稿付印之前认认真真的加以修改的。这次印《丛书》，凡健在的作者又都自己认真修改了一遍；不幸已故的作者的讲稿，由大家推选的几位编委分头重读了一遍。顺便说说，当年的《语文学习讲座》转载过一些符合讲座要求的文章，也请人写了点文章，这些见于当时刊物的非讲稿，这次的《丛书》酌收了一部分；另外，还有个别文章是这次编《丛书》新增补进去的。亲爱的读者，如果您觉得这些讲稿和文章对您还有些许帮助，您应当首先感谢这个连续四年的讲座的组织者和支持者；如果您觉得其中这一篇或那一篇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错误，也请您不吝指教。

这里还要特别说明一下，这套《丛书》有两种版本，一种分七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另一种分四册，由商务香港分馆出版，后者是特为照顾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编辑的。这些读者如果有什么意见或建议，我们是十分欢迎的。

吕叔湘

1980, 3, 14, 北京。

目 录

纪念“语文学习讲座”	叶圣陶(1)
原《语文学习讲座丛书》序言	吕叔湘(1)

《文章评讲》序	叶圣陶(1)
评《读和写》，兼论读和写的关系	叶圣陶(5)
评讲《雷锋式的战士》	叶圣陶(17)
评讲《当我在工作中碰到困难的时候》	叶圣陶(31)
评讲《最近半年工作情况汇报》	叶圣陶(49)
评讲一篇通讯稿	吕叔湘(70)
评讲一篇谈语文学习的发言稿	吕叔湘(98)
评讲一篇表扬好人好事的报道	吕叔湘(122)
评讲《澜沧江边的蝴蝶会》	吕叔湘(142)
评讲一份通报	

——附论“的、地、得”和“作、做”

评讲《向朋友介绍“语文学习讲座”的

一封信》

评讲《听了〈认真学习语文〉的报告以后》	朱德熙(196)
评讲两篇说明文	朱德熙(209)
评讲《在洪水包围中战斗》	朱德熙(225)
评讲一篇习作《北京》	张志公(253)
评讲两篇调查报告	张志公(269)

《文章评讲》序

叶 圣 陶

中华函授学校举办语文学习讲座，参加学习的，绝大部分是机关和工商企业的干部，还有部队的官兵和中小学校、业余学校的教师。这些学员参加学习，目的很明确。他们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语文水平还差，读写能力不很适应实际工作的需要，于是参加学习，希望提高读写能力，达到适应各自的实际工作的地步。中华函授学校的同志和十多位主讲人几经考虑，认为所设功课必须针对学员参加学习的目的，这才对他们真有帮助。他们要提高读的能力，就跟他们共同阅读一些文章。他们要提高写的的能力，就跟他们共同斟酌一些文章。阅读一些文章，斟酌一些文章，都是实践。凡是能力，总要在实践中锻炼，才能增长，空谈该怎么样读，该怎么样写，是无济于事的。而主讲人跟学员共同阅读，共同斟酌，随时作些启发，给些指点，就起了主导作用。这是一层。阅读一些文章，斟酌一些文章，只是“举一隅”而已，目的在于学员通过实践，能“以三隅反”。什么叫能“以三隅反”呢？就是在阅读其他文章的时候，也能像跟主讲人共同阅读选读的文章那样，得到比较真切透彻的理解。就是在斟酌自己或是别人写的文章的时候，也能像跟主讲人共同斟酌取供讨论的文章那样，作出比较周到妥帖的考虑。能“以三隅反”标志着读写能力真有所提高，可以不依靠旁人而独立读写了。学员所希望的，不就是达到这个地步吗？而这个地步是能够达到的，只要学员学习得主

动，钻研得精勤，主讲人又启发得切当，指点得中肯。这是又一层。根据以上说的两层意思，语文学习讲座就以文章选读和文章评改为主要功课。

收在这里的，就是文章评改的部分讲稿。取供讨论的文章，有学员写的，有登在报刊上的。预先把取供讨论的文章发给学员，请他们仔细考虑。考虑分两方面。一方面看这篇文章有哪些优点，为什么是优点，要说出个所以然。另一方面看这篇文章有哪些缺点，为什么是缺点，该怎么样修改才成，也要说出个所以然。学员把文章看过几遍，知道了这一篇的中心意思是什么，读者对象是谁，执笔撰写的目的是为什么，当然能够设身处地地想，假如这一篇是自己写的，满意在哪儿，不满意在哪儿。于是文章的优点看出来了，缺点也看出来了，该怎么样修改跟着想停当了，所以然也都说得出来了。这样考虑一番是大有作用的一回练习。文章虽然是人家的，而把它看做自己写的，考虑它的优劣正误，势必从动笔之前的立意谋篇想起，一直想到完篇之后的反复推敲，才说得种种所以然来。说出的种种所以然不一定全对，那不妨事，重要在于仔细考虑了一番，认真练习了一回。练习的回数多了，成了习惯，动笔的时候就有了自觉地辨别优劣正误的能力。以上说的是预先把取供讨论的文章发给学员的用意。到听讲的时候，学员不仅是来听讲，主要是来跟主讲人互相印证。他们想的跟主讲人说的一样，他们想对了，学习情绪当然得到鼓舞。他们想的跟主讲人说的不一样，他们就要探索所以不一样的缘故，或者是自己确然想错了，或者是这样那样两可，或者是主讲人说的不如自己想的周到妥帖，就提出来共同讨论，求得个究竟，无论属于哪种情形，经过进一步的探索讨论，印象必然更深，理解必然更透。还有一种情形，他们没想到的地方，主讲人却提出来了，这时候他们将会省悟自己的眼力还不够敏锐，考虑还不够周到，往后要加强注意才行。总而言之，学员听讲的时候

候一直处于主动的地位，在那里思考，在那里衡量。而这样的思考和衡量，又是一回认真的练习。

经过这样的练习，渐渐听到一部分学员说自己的收获了。大致是这样的意思：以前写文稿，没有什么把握，可以说是信笔所之，写完了，也不知道成不成，如今能在动笔之前多想想，定下个规划然后动笔了，完篇之后自己复看，哪些地方该增该删该改，也大概有个数了。又听到一部分学员所属单位的领导人说，以前某同志起的文稿往往不合用，不得不改，有时改了之后完全不是原样了，如今他起的文稿大多能合用，就是要改的，也只有少数几处了。以上说的反映表明这些学员经过精勤的钻研，写的能力确然有所提高，达到了或者接近了适应实际工作的地步。从此可见语文学习讲座设文章评改的功课，路子是走得对的。

中华函授学校把这些讲稿辑集出版，意在扩大它的服务范围，供应切盼提高写的能力的人阅览。像参加学习的学员那样，感到自己写的能力不很适应实际工作的需要，因而切盼提高的，社会上还有相当的数量。如果这些人阅览这一册书，钻研劲儿跟学员同样精勤，他们该会得到益处吧。这一册书出版的用意就在于此。阅览的时候可以先看取供讨论的文章，仔细考虑它的优点缺点，直到说得出种种所以然，然后看主讲人怎么样说。看主讲人说的，还是要独立思考，细心衡量，免于被动。要是这样做，练习的过程就跟学员一模一样，练习的成效也就会跟学员一样了。

料想中小学语文教师会欢迎这一册书，拿来作评改学生作文的参考。参考当然可以，如果完全仿照，那就不怎么合适。学员是自己先下了一番工夫，然后来跟主讲人互相印证的。主讲人从全体学员想得到的和想不到的广泛地考虑，就不能不尽可能多说，重要的说，次要的也说，大问题说，小问题也说，这样才能使大家得到印证，各自满足。语文教师评改学生作文，情形不尽相同。教师首先要顾到学生的实际能力，就学生当前的实际能力出

发，各个阶段的作文训练就得各有重点，不能像这一册里的讲稿那样，一下子把任何方面都说到。要是也像讲稿那样评改，学生将会感到头绪纷繁，把握不住，这就得不到多大益处。再说，这一册里取供讨论的文章，尤其是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立意是可取的，至少没有大问题，选取这样的文章，为的是便于就表达方面多所斟酌。而看学生的作文，首先要看立意怎么样，如果有不妥当处，必须给学生指明，并且通过教育工作给他切实的帮助。这又是个不同的情形。总之，这些讲稿是学员跟主讲人共同斟酌的笔录，并非学校作文评改的范例，所以只能取供参考。不为讲稿所拘，而在评改的实践中酌取它的某些方法，那可以说是善于参考了。

评《读和写》，兼论读和写的关系

叶圣陶

〔原作〕

读 和 写

〔一〕语文是人类交流思想的工具，它包括阅读和写作两个方面。作为一个国家干部，如果没有一定的语文知识，就不容易全面而正确地领会党的指示和政策，当然也就不容易更好地贯彻执行。不但做革命工作如此，就是日常生活也是如此。譬如我们去看京剧或者听曲艺，如果你语文知识很差，你就不能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这出戏或这段大鼓演唱的内容。再进一步讲，我们日常说话也必须具备一定语文知识，否则你说的话人家可能听不懂，或者你想的是一码事，说的却是另一码事。从而说明每个人都必须具备一定的语文知识，才能很好地工作和生活，语文水平越高越能正确地理解别人的感情，也越能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也就有更好的条件做好工作。

〔二〕可是如何才能提高语文水平呢？读写结合是提高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的根本方法。

〔三〕读是学好语文的基础，就如同盖房子一样，基础打的越深越坚实，房子才能盖的越高越大。读就是打基础。因